

恐惧

在每个人的心中徘徊着

挥之不去

形成了暗流

越发湍急

将自己卷入……

列车缓缓行进着

也许下一秒就是终点

心慌慌

暗夜如歌 编著

消失的末班车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慌慌) 消失的末班车 / 暗夜如歌编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139 - 0014 - 0

I. ①心… II. ①暗…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9521 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闵 建

封面设计 杜 帅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 85698040 85698062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吉祥里 208 号

邮 编 100020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9 - 0014 - 0

定 价 28.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前言】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里面承载了太多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你是否感觉得到，生活在里面的“人”不光只有我们，还有它们？

它们在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在头上三尺的半空中，在夜半时分，四处游弋。有迷茫不知归途的，有寻仇求解脱的，有不甘心含冤离去的，有痴心眷恋不舍分别的……

它们其实就在我们周围：也许是偏僻的小巷里擦肩而过的白衣少女，也许是空旷的停车场里忽然卷过的寒风，也许是末班地铁里面目诡异的陌生乘客。它也许是相知甚深生死与共的朋友，也许是你身边潜伏已久嗜血成性的同事，也许是曾经缱绻恩爱如今反目成仇的伴侣……

也许，世界上本没有它们，它们不过是我们身后的影子、压抑的欲望和灵魂的背面，一切都来自于我们内心的贪婪、怯懦、嫉妒、冤屈、悲伤和孤单无奈。

它们可怕？不，可怕的是丑陋的人心。

编者

游乐园 / 43

逆着无声的人流，迪迪向过山车走去。一张张青白的面孔从眼前滑过，迪迪看也不看他们，他们仿佛也没看见她。她现在渴望的是那种绝望的疯狂，可以大声嘶喊，濒临死亡的刺激！

该死的是你 / 49

老周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梦中隐隐约约又听到有个声音说：“明天不要去！明天不要去！”老周寒毛立刻竖了起来，一动也不敢动，躺在沙发上直冒冷汗，可是手脚无力，想起来却怎么都动不了。

鬼车 / 52

周波盯着司机的右手，只见他的手乱舞着那个铁扳手，吓得脸刷一下变青了，难道他已经猜到我？

地铁惊魂 / 59

不知道极度的恐惧是不是会让人忘记了害怕，此时的建军只会张着惊骇的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僵硬的身子紧紧地靠在椅子上，他的灵魂一定在那个时候抛弃了自己恐惧的躯壳！



谢谢你 / 65

孙亮的视线顺着他的手一看，整个人完全僵住，充满血丝的眼里布满恐惧。掀开的木板下面是一只女人的手掌，苍白的手显然是被药水泡过，没有腐烂也没有臭味，就这么孤伶伶地躺在地上。

恐怖美发店 / 68

谁也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一切，只是那颗人头不知道被放在了何处。是不是正等待着下一位作伴的人头？

不要用陌生人的木梳 / 74

那是一张如纸白的脸，活脱是一张尸体的脸，一张可怕的、忍受着痛苦死亡的、扭曲尸体的脸。小唐秀美的单凤眼此时瞪如牛眼，微泛着青白。她的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一丝干涸的血渍挂在嘴角。

车棚里的冤魂 / 79

一个黑影赫然站在他面前，那影子穿着黑色的斗篷，斗篷上的帽子遮住了它的脸。影子慢慢抬起头来，啊，那帽子下，那帽子下居然什么也没有，是空的！

火车站奇遇 / 84

小严一直感到很怪异，现在终于发现了为什么会这样怪异。原因是，屋子里的空气竟像被牵引着似的向着同一个方向流动。那些烟雾从小严的身旁快速地流动过去。

没事不要加班 / 88

大堂没有灯，只有一些吊着的灯泡在风中摇摆。小欧看到那个老太太拖着重重的步子从黑暗中凶狠地走来。她使出浑身的力量紧按关闭按钮，电梯门才艰难地合上，这时老太太那张狰狞的脸已近在咫尺了。

恐怖商场 / 92

年轻妇人把目光集中到了玻璃罐里女人的脸上，她看着看着，突然，头皮发麻，全身汗毛直立。瓶罐里的女人好像是……好熟悉的面孔！

猫妻 / 96

蒋峰至今忘不了那天回到家里打开房门闻到的那股血腥气，凝结了怨恨、不甘、无奈与绝望的气息，他几乎为之昏厥。



背靠背真舒服 / 101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说着，他的双手向自己那双几乎要暴出眼眶的眼睛挖去！那双眼睛已经没有血可以流，血管早在刚才的瞬间迸裂了，只有那稠稠的白色液体，慢慢的向下流，如同脑浆……

瘦身 / 105

小丽忽然明白了，现在的自己肯定是对着那面镜子出现了幻觉，愤怒和恐惧一下占据了全部心智，顺手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毫不犹豫地朝着镜子刺了过去！

夜宵 / 109

身后，「呼呼」的声音渐渐地近了，阿伟的头疼得仿佛要裂开一样，黑暗中只剩他一个人在奔跑，身后的喘息声像打鼓一样打击在他的心脏上。

不要买来来历不明的古银

镯 / 113

银这种金属在古代是驱鬼辟邪的，古墓里的银质首饰是古人用来安抚甚至镇压鬼魂的，但如果银饰浸过血以后，非但不能驱鬼避邪，反而可以成为鬼魂的向标和食血。

手机铃声 / 193

落在地上的手机屏幕上，舞者消失不见，只有一个一个的字依此出现：「《黑暗的祭祀之曲》，所有听过这首歌的人都必须献出自己的生命来祭祀黑暗……」

死亡路口 / 197

家明不记得是自己先叫出声的，还是那刺耳的刹车声先发出来的。只觉得上一秒朱阿姨还背着个年轻女人走在人行横道上，下一秒就倒在车轮底下，只露出两条腿和那个红布兜。

天黑不要关灯 / 201

「有一个传说，天黑时，一关灯，就会有鬼魂钻到某个站着的人灵魂中，取代他的存在。」话还没有说完，他忽然直勾勾地盯着韩渺，一阵寒意从心底里冒了出来，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你，你……」

午夜钟声 / 206

文思的脑海里想着那一幕惨烈的情景：一个女人撞到钟上，在脑袋迸裂时钟摆重重地落了下来，时间定格在午夜……

义犬 / 211

那是一团被灯光照射下的烂肉，血肉已经烂成如流质一样的东西，可以看到她的长发和衣服，就是看不到她的身体和几乎剩下骨头的脸。「啊！」邱水吓得闭上眼睛大叫起来。

幽灵电影院 / 216

「这里的电影不是放给人看的。我们的电影是放给鬼看的。那些电影票是买来烧给死人看的，你看看你的电影票据。」这是一张蓝色的电影票，穆文定神一看，只见下方印着「冥间发行」的字样……

游泳池边的小女孩 / 222

郑菲觉得这个小女孩眼里的无法言喻的东西使人产生一股深深的恐惧。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一阵阵的可怕的呻吟声，而且听起来并不是一个人的，而是——许多许多人的……

直播间惊魂记 / 226

话声未落，玻璃墙上浮起一个身穿白衣的影子，长发遮面，手里有条惨白的丝帕。只听见「铛」的一声响，保安的警棍落地。



小陈看看天，天空是深蓝色的，月亮又大又圆，星光闪耀，而比星星更远的地方，是无穷无尽的黑暗。

早已是该休息的时候了，尤其是他这么小的小孩子，早就该进入了梦乡。

“你该回家睡觉了，小朋友不应该睡得太晚。”小陈拍拍男孩的头说。

他摇摇头，撅着嘴，愁眉苦脸地说：“可是，妈妈不让我睡。”

啊？小陈惊讶地看着他，不相信他的话。小男孩发现了小陈的怀疑，停止走路，站到小陈的面前，两道淡淡的眉头皱起来，严肃地说：“是真的。”说话的时候，他又连打了两个哈欠，因为困，眼皮都似乎有点睁不开，于是他跑到路边，将眼睛贴在冰凉的铁栏杆上，让自己保持清醒。

小陈有点生气，不是对他生气，而是对他的妈妈，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居然不允许自己的孩子睡觉？

“走，带我去见你妈妈！”小陈说，牵起他的手，要他带路。他的手很小很软，被夜色浸得冰凉。

他们一起走了很远。小陈没想到男孩家会住得这么远。男孩一路上在不断地说话，他说家里的小兔子从来不吃胡萝卜，原来那些童话都是骗人的，兔子其实只吃青菜；他说他的电动汽车电池老是不够用，所以他就偷了爸爸剃须刀里的电池，结果爸爸就长出了很长的胡子；他还说，他曾经在妈妈的香水里放进一点点的茉莉花瓣，被妈妈罚写了三大张的大字……他说了很多很多，夹杂着打哈欠的声音。小陈见他走得很吃力，想要抱着他走，他拒绝了。

“我要自己走，才不会打瞌睡。”他说。

因为有他那些淘气的故事相伴，这一路虽然很远，却并不累，仿佛是很快的，就到了他家门口。

小男孩的家，在三楼。从楼下往上看，阳台上挂着他的几件衣服，还有几盆花，窗帘是很温馨的黄色，因为天黑，虽然有月光照着，我还是看不见他所说的那些米老鼠图案。

他的家里人显然都还没有睡，透过窗帘可以看见灯光。他一个孩子独自在外边，他们肯定很担心。小陈责备地看了看他，他吐吐舌头，笑了笑。



妈就会低声说：“孩子，别睡！”她一边说一边流泪，而他的睫毛，又是一阵抖动，极其困难地，将原本要闭上的眼睛勉强睁开一道缝。

“你看，我一睡，她就哭！”男孩忽然又出现在小陈身边，对小陈耳语。

小陈大吃一惊，看看身边的他，再看看床上的他。

小陈忽然明白了。

他的爸爸和妈妈守护着床上的他，不让他睡，不让他离开，而他站在这里，守护着他们，他们却看不见。

“你想睡吗？”小陈悄悄问身边的他。

男孩犹豫一阵：“我不知道。”说着又打了个哈欠，显得非常疲惫。

小陈看了他很久，看着他不断打哈欠，看着床上的他，一次又一次想要闭上眼睛，却总在妈妈的呼唤中又醒过来。

小陈知道，男孩应该睡了，他太疲倦了。

“让他睡吧，他太辛苦了！”小陈轻声地说。

男孩的父母蓦然抬头望着小陈，仿佛被小陈的话惊呆了，一时什么也说不出。小陈飞快地将自己看到的事情说了出来，告诉他们男孩是如此的疲倦，却一个人绕着树在不停地走，不停地走，只因为妈妈不许他睡。

他们先是不信，接着便低头看床上的他，抚摩着他的头，忽然失声痛哭起来。

他们只看见床上的他，却看不见另一个他，站在他们身边，一边打哈欠，一边亲吻着他们，想要让他们不哭。

小陈站起身，悄悄地走了——因为自己也要哭了。

出门前，小陈听见男孩的妈妈轻轻说：“孩子，你安心地睡吧！”

小陈的心头一颤。

在他妈妈说过那句话之后，小陈飞快地跑到楼下，如果没记错，那时的天空，有一颗很小的星星，猛然一亮，像一颗明亮的眼睛。

小陈听见三楼那个有米老鼠的窗帘后传来痛哭声。

小陈知道，男孩终于可以不用那么疲倦，他终于睡着了。



死掉的女人坐在马桶上，仍然披散发头，全身是血。她站起来，从周云身边走过。周云完全不能行动，只能眼睁睁地注视着这个女人，看着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再一转头，却发现浴室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浴缸是乳白色的，马桶是乳白色的，地上的瓷砖也是乳白色的，什么都没有。

周云不敢再回房，一屁股坐在马桶上。在那个女人刚才坐过的位置上，一直坐到天亮。

第二天，周云强打起精神出去找工作，她在心里安慰自己：只要找到工作，就马上搬家。她刚一出门，就看见两个邻居大妈买菜回来，她们一个住周云隔壁，一个住周云楼上。

“张大嫂，你听见我家对门昨晚有动静了吗？我好像听到房里有人走动，还有女人哭呢！”

“哎，是呀，我睡觉轻，有一点动静就醒，昨晚我听见水管里面轰轰响。吓得我呀，后半夜都没怎么睡着。大妹子，你说这可怎么好？这房子住得心里发毛啊！”

“谁说不是？！你说，那个女孩也是，走了就别回来了，吓唬我们干什么，非得要我们把老命搭上是怎么着？”

.....

两个大妈只顾交谈，没有看到楼梯边的周云。周云想告诉她们是自己在走动、喝水，看她们还在聊天，想想也就算了，还是赶紧去找工作吧。

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好继续住在“闹鬼”的房间里。时间长了，可不像开始时那么恐惧了。那个女人仍然出现在周云的梦里，身上却没有了血。她每天在房间里进进出出，几乎在电脑前坐一整天，时而微笑时而伤心。她的手飞快地打字，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嘴里还念念有词。

一天半夜，周云又从噩梦中醒来。照例起来喝水，去浴室。她洗了把脸，抬头照镜子，镜中的人脸色苍白。

啊？周云突然发现，镜子里的人不是自己，而是那个女人，全身是血，诡异地笑着，眼睛紧紧盯着自己。周云拿起梳子朝镜子扔去，玻璃碎了，可是那个女人还在笑着。突然间，镜子里面涌出鲜血，顿时，整个浴室里面都变成了红色。周云的手上、身上，都变成了红色。她打开水龙头

头，那生锈的水龙头，起先流出锈水，渐渐地，水的颜色变得清澈，清澈的红色，鲜血的颜色。

周云不顾一切，飞奔出去，只感觉脚上还沾着浴室里的血，她跑到哪里，那些鲜血就跟到哪里。她发疯地去敲隔壁邻居的门，却听到里面把门反锁的声音。她无路可逃，只好回到房里，却发现刚才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房间里什么人都没有，浴室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的，只有几片的镜子碎片而已。

难道是自己的神经出问题了？贫困窘迫的生活压垮了自己的精神？明天，用剩下的一点钱去找个心理医生吧，也许会对自己有帮助。

周云坐在心理医生面前，哭述着发生的一切：“不要，我不要再在这里住下去了。我觉得那个女人，就坐在我旁边。昨晚我看到了她，终于看清了她的长相，她，她，她居然和我长得一样！大夫，我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求求你，救救我吧！”

心理医生依旧低着头写着什么，似乎没听见自己的话，对自己的哭求毫无反应。现在的人一点良心都没有，给的诊疗费不多，就不闻不问、不理不睬！周云无奈地摇了摇头，正要起身出去。忽然门打开了，门口出现一个男人，身穿黑衣黑裤，说要带她走。那个男人从口袋里拿出一面镜子给周云看。

一瞬间，周云全部想起来了。

那个女人，那个出现在房间里面的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女人。曾经住在这个房间、住在这个阴暗角落里面的女人。她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也失去了工作。她没有钱，也无处可去。可是她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失败和悲伤，所以她每天假装很忙地在房间里面进进出出，假装开心地对着电脑聊天，假装自信地嘴里念念有词。其实，她什么都没有。

终于有一天，她假装无意中切菜的时候割到了手腕，她假装没看见。她继续把手放在键盘上打字，她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地去浴室，洗手，照镜子。她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满身是血，她打碎镜子。她着急，她惊慌，她逃出去找人帮忙，却没有人帮她。她被忽视被遗忘，所以只得重新回到自己房里。那个女人，她死了。可是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死了。她





《心慌慌》系列：消失的末班车

还是照例，每天在家里，假装自己活着……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死亡，和自己的恐惧。

周云看到镜中的一切，忽然笑了，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解脱，她终于可以离开那个房间了，那个和自己住了很久的房间。



拉链，拉链

王云文静乖巧，蓄着一头柔顺的长发。她是心理学的在读研究生，成绩优异。她导师姓林，是个年过花甲的资深教授。每次到导师家时，她心情都是愉悦的。因为那里有家的氛围：热气腾腾的饭菜，蕴藏着无数宝藏的巨大书柜，还有师母和蔼的目光和热情的关怀。

与导师的沉默寡言不同，师母是那种上了年纪有些絮絮叨叨的人，总是说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在别人的眼里看来那是唠叨，可在她这里却很受用。王云喜欢呆在师母的身边，和她唠家常，吃她做的菜，看着她布满皱纹的双眼。导师的儿子在英国留学，而导师则常年潜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师母一定时常感到很寂寞。

王云的男友叫韩雨，是一名脑科大夫，曾经是她的主治医生，对她温柔体贴。韩雨担心她的身体不好，两年来一直帮她洗头按摩。王云觉得生活平静而幸福。

王云是一个孤儿，两年前一场车祸夺去了父母双亲的生命，王云自己也身受重伤，多亏林教授和师母的细心照顾，身体才逐渐恢复。他们将她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疼爱，经常留她在家中吃饭，王云的心里也把老师和师母当做父母看待。

周末，王云和韩雨来到老师家吃饭。林教授平日沾酒不多，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兴致很高，与韩雨频频举杯，破天荒地喝了不少。不多时，林教授的脸就涨得通红。他的心脏不好，血压也高，所以师母便叨念了几句。谁知一向平和的林教授喝了酒就像变了一个人，非常暴躁，他瞪着充血般



云头皮阵阵发麻，再想另找些话题，忽然一道闪电划过，她赫然看到老太太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枯涸干瘦的右手扬起至嘴边，然后缓慢地，僵硬地由左到右轻轻一划——

她认出了这个动作，这是一个拉拉链的动作！

她惊呼一声，倒退几步。就在这时，卧室的门忽然打开了，导师一脸怒气的站在门口：“你怎么在这里！”印象中导师从不曾这样大发雷霆大声呵斥自己，王云竟然吓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待一个闪电后清醒过来，转身夺门而去，冲进倾盆大雨之中。

王云病倒了。

她不停地做噩梦，梦到林教授把师母的牙齿一颗颗拔去，然后狞笑着拿出一条拉链往血肉模糊的嘴里装去，而老太太，竟然露出诡异的微笑。

“拉链，拉链！”她尖叫着醒来，看见林教授站在床边，又恢复了往日的慈祥：“王云，把你吓坏了吧？真是对不起，你不要害怕，我并没有真的给你师母装什么拉链。这几年，我的身体机能在逐渐退步，尤其是记忆力和注意力。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稳定集中的注意力，压根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研究，而你师母却有唠叨的毛病，她一开始唠叨，我所有的灵感和持续的思维便被打断了，非常苦恼。后来，我受到启发，于是当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而我需要安静做研究时，我会对她进行催眠。让她以为，我在她的嘴上安装了一条拉链。当然，事后她并不知道。”教授抬起头，无奈地笑了笑，“你怎么会认为我会真的给她装拉链呢？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忍心对她做那么恐怖的事呢，你别担心了。这是你师母给你煲的汤，你快趁热喝了。等你出院了，就到家里来吃饭！”林教授转身出去了，背影有些佝偻。

心理学的权威教授居然对自己的太太使用催眠，真是太可怕了。王云兀自走出病房来到花园的长椅坐下，呼吸新鲜空气。“王云？”路过的一位亲切可人的护士小姐竟然叫出了她的名字。

“你好。”她也礼貌地回礼，尽管实在想不起来这位护士小姐是谁。

“不认得我了吗？”护士小姐在她身边坐下，“你是韩医生的女朋友吧，我是曾经特护过你的护士呀！你头上的伤口好了吗？”





王强还未开口，发现那个孕妇的脸变得越来越白，嘴角、眼角和鼻孔里流出红红的血，那血慢慢变成了黑色。王强吓得往车窗那边靠去，却发现车窗玻璃上也有一个孕妇，只见她伸出右手，那手上的指甲慢慢变黑变长，变得像五片利爪。她用手把自己的肚子剖开，从里面掏出血肉模糊的一团肉来，他依稀看到那是一个已经成了形的男婴。

安静的车厢里回荡着孕妇凄厉的声音：“是你害死了我们母子，是你！你为了自己多坐一会儿，就害死无辜的我们！我家里穷，我下岗了，老公身体又不好。为了省钱，每次去医院检查我都坐公交车。是你，是你害死了我们！你不但害死了我，我的儿子，我的老公也伤心过度病得更重了，他也快死了！我们一家都是你害的！现在，我要你偿命！”随着她凄厉的呼喊，那个男婴也发出：“咕……咕……”的声音，王强大叫一声，就再也没有声息了。

第二天一早，在一个废车场里，有人发现了王强的尸体。他的双眼突出，嘴张得很大，显然是在临死之前受到了很大的惊吓。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坐在那辆已经报废的公交车上。经法医鉴定，他是死于心肌梗塞。而据发现现场的报案人说，就在那辆报废的公车上，王强座位旁边的车窗玻璃上，有鲜血写成的一行大字：看你以后还敢不让座！

唬我……这样想也能通啊，真相毕竟还是百闻不如一见，去看看不就知道
了！哎呀，好险，不能再分神了，对面的大车都没看见……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神秘国度”俱乐部终于到了！泊好车，王兵犹
犹豫豫、战战兢兢地走了进去。询问过服务台，被告知“预约的客人们大
部分都到了”，再问订房者的姓名，的确就是李强！王兵问李先生本人到
了吗？回答没有。于是王兵镇定了些，走向包间。

到了门口，里面人声鼎沸，热闹异常，正是典型同学会的欢乐气氛。

王兵推开门，包厢里忽然安静了下来，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张张在熟悉
而又陌生的脸孔，许多曾经的愉快或不愉快的回忆更加清晰地涌入脑海，
仿佛瞬间回到了二十年前一起走过的日子……也就在这时，王兵的耳膜完
全地被再度腾起的喧闹所充斥……“是大兵！大兵来了！我认得出来！是
他！”……“大兵”，多少年没有听人家这样称呼了？这外号比什么称呼都
更亲切，更温暖……

过了一会，王兵从见到同学的喜悦中冷静了下来，紧张地说：“刚才
我打电话给亮子，他说……李强去世了……他是不是又在开玩笑？”

王兵的话没有预料中那样引起大家嘲笑谩骂，而是全部再度安静下
来。旁边的张红小声说：“刘亮没开玩笑，我们知道……李强真的已死
了……有一年了……”

啊？是真的！王兵的汗毛都站了起来，后背渗出了冷汗。这时，王兵
的手机忽然响起，是李强！

“王兵，你们都到啦！哎呀呀我迟到了，我马上就到了！”走廊里传来
急促的脚步声。

王兵再也无法忍受不下去了：“李强要来这里了！我们快走吧……快
走！……他是鬼啊……”说完，就向门口冲去。

谁知被小刚抢先一步，一把把门关上，小刚缓缓吸了口气，一字一句
地说：“李强是去年今天死的，就是我们同学会，唯独你缺席的那次。这
家俱乐部发生火灾，我们都在里面，只有你没来。你不是想见我们吗？”

王兵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起，所有人的脸都呈现出一种青灰色……

一年后，刘亮来到王兵的墓前。自从知道王兵车祸去世的消息后，刘





迷迷糊糊中她听到电视里正放着一首她很喜欢的歌：曹格的《背叛》。

“我细心灌溉，你说不爱就不爱……”

“钢琴的黑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

这首歌反反复复地唱着，她觉得奇怪，为什么电视里会一直重复着这首歌。她的大脑很昏沉，睁不开眼睛，她也就只好这样听下去。又开始越睡越冷，她感到左手开始颤抖。

一个女人凄凉的声音唱着歌，“我细心灌溉，你说不爱就不爱……”

“钢琴的黑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

这个女人的声音让她的心冷到谷底。胸口突然沉闷地透不过气来，她猛地睁开眼睛，用尽所有的力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房子里的灯亮着，但是所有的家具都变了，她惊讶地坐了起来，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家。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十一点五十八分，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全玻璃钟。

她的双眼死死地盯着那个钟，她看着分针在没有痕迹地移动。当时针和分针都指向十二的时候，时间又停了下来，好像跟随着一切都停止了，她已经感觉不到自己在呼吸。

有人开始轻轻地敲门。声音很轻，却很清楚。

她盯着门，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急促。

她再也承受不了了，她像个疯子一样冲到门前，用脚狠狠地踢了一下门。

“是谁？谁啊？你说话啊！”她叫道。

没有人说话，只是不停地在敲门。

她扯着嗓子，大声地骂着，不停地用脚踢着门，叫外面的人滚。

她不知道叫了多久，她的声音已经叫不出来了，她扶着墙站着。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突然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请开一下门好吗？”

她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你是谁？”

“我是大楼的管理员，开一下门好吗？”

她打开了门，门外的管理员看着她说：“刚刚有人抱怨你声音太吵了。现在很晚了，请保持安静好吗？”

了出来。这个玻璃钟就像他们的爱情一样，虽然漂亮，却禁不住磕碰。

房子里突然一片黑暗，韩梦吓跌倒在地。

黑暗中她听到了脚步声，她感觉女孩满脸是血地从地上爬了起来，韩梦吓得爬到了厨房里。厨房里水池上的水龙头慢慢被打开，里面有水流了出来，韩梦闻到了一股恶臭。

一个披头散发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女人向她爬了过来，伴随着她的是令人作呕的臭味。

她低声地哭泣。韩梦看着她，动也不敢动。

突然门外的敲门声又急促地响了起来。

她居然对韩梦开口说话了：“他杀了我，将我抛弃在下水管道里，我好冷好冷，你能给我一件衣服吗？”

韩梦畏缩着将自己身上的外套脱下来扔了给她，女孩颤抖着穿上，然后告诉韩梦：一年前她附身在这个男人身上，让他从顶楼跳下。这个男人成了鬼以后，整天阴魂不散，想要找到她。

“你快点离开这里吧，他也不会放过你的！”女孩劝韩梦快点离开。

“我怎样才能走呢？”韩梦问女孩。

“你把血溅在他的身上，他就会魂飞魄散了。”

女孩话音未落，门就被撞开了。一个满脸是血和脑浆的男人冲了进来，他叫着向韩梦扑来，韩梦拿起厨房里的菜刀，朝自己的手臂砍了下去，血溅了出来，空气里都是血腥味，一瞬间，那个男人浑身抽搐着，慢慢散开。韩梦手臂砍得太深，血流不止，血腥味越来越重，那个女孩也慢慢消失不见了。

韩梦挣扎着爬向电话，报了警。

三天后，失踪了一年的女尸终于被警方在这栋楼的下水道找到了。

